

# 海边女儿拾泥螺

卢纪芬

泥螺的形态好似毛笔所点的“逗号”，尖的是头部，爬行或觅食时伸长了前半身，就像葵花子，后部坐着极薄的壳，通体浅灰色。

小泥螺最宜米粉拖浆，将熟时放把切碎的韭菜，鲜美胜过了鱼羹。大泥螺不多，如人的大拇指大小，其壳呈琥珀红，我们叫“红壳老泥螺”，最宜做汤。七八粒可做一大碗汤，加以切碎的韭菜，可谓色香味升华至顶。贵在无其他调料，清纯爽口。

韭菜与泥螺，一在陆一在海，却是本质上的相辅相成，假如换作大蒜或小葱，整个儿的变了味。另一好处是，极少数人食了鲜泥螺会过敏成为胖脸蛋，俗称“发泥螺胖”，而非菜具有过敏反应。

如果制成“咸泥螺”就无过敏之虞了。咸泥螺是宁波人祖传长下饭，老家腌制的咸泥螺到来年不变味。

家门口下了小山坡就是海，沿溪提出村口入东也是海。小时听大人们喊作“门口洋”，正名其实是象山港，每逢初八廿三小水潮，涨潮时分，浪潮拍到离海塘还差一段路停住，然后就回去了；逢初一半月大潮汐，大潮轰隆隆直拍塘下，狠命撞击我们这座用泥石打筑的海塘，撞了半天，也回去了。

潮水退出，海面变成了空荡荡的黄泥滩，我们叫“泥涂”。优质的泥涂会生出各种各样的贝类，壳类，细鳞类，无鳞软体类等小海货，这个时候去捕捞它们，我们家乡统称为“下泥”。

在下泥这个太行当之中，最简易的活儿莫过于“拾泥螺”。它静静地伏在泥面上，不懂逃，也无自己的洞穴，碰着它时就缩成一粒。所以拾泥螺的都是嫂嫂婶婶大姐姐和小妹妹。拾泥螺的季节是春秋两季，还要择个风和日丽好天气，因为有阳光，泥螺才会到泥上面晒太阳（一个个大的泥螺也喜欢望月亮，故晚上拾来的泥螺要比白天稍大）。等潮水退尽，一群群的女人就叽叽喳喳走向海边，看她们的打扮是特殊的：头上包布巾，腰系短围裙，拎一只提篮（篾编成，不漏水，专用来拾泥螺），都是存心来滚泥涂的“工作服”。

拾泥螺不难，但要走出去半干半湿滑溜非常的泥涂五六里，这是

硬功夫。两人拉手并行，翘起如扭秧歌，一个滑倒，两人坐地，同行一看哈哈大笑，笑声未落，自己却也滑倒了。“老下泥”传授的要领是：收紧十个脚趾，将自己的一双脚变成鸟的爪子，每一步都要紧紧抓地泥，不让滑脱，同时人要稍向前倾，纵然滑倒也不至向后仰翻。

好不容易走到了浅水软泥带，这一大片湿软地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小海鲜，一年四季取之不尽。看那几坨泥狗的样子，总让我想起《重庆森林》中的快餐店女孩。他们对门的那户人家也挺可爱的，一对快要步入老年的夫妇，男的老像顽童，爱说冷笑话。他们只生了一个女儿，舍不得外嫁，就留在身边。现在，外孙女也有四五岁了。偶尔，在楼道里碰到，会甜甜地叫我一声大妈妈。

其实，我一直对我们卧室隔墙的那户邻居很好奇。因为不在同一楼道，从来没见过面，也不知道家里的情况。所有的信息，都是从声音传递过来的。他们晚上的作息，总要比我们晚半拍。因为第二天要早起，我们从来不敢晚睡。然而，每次躺下后，总能听到隔壁的声音。扑踏扑踏的脚步声，切切擦擦的说话声，洗衣机的隆隆运转声。最奇怪的是，每晚总有拉抽屉的声音，不断地拉开关上。这让我特别纳闷，临睡前干吗老折腾抽屉呀。

这个预示十分灵验。就在众人迟疑间，太阳一下子没了，风急起来，云朵当头压来。天迅速转阴，昏昏茫茫，接着有灰白的雾霾贴着泥地卷过来！一泥涂的人都开始往家的方向跑，认识不认识的互相拉着拖着，绝不会让人单独落下。就要走上海堤了，突然背后一阵冰冷，大雨落下来了！

其实危险的还是“拾泥螺”，这是个专项，半大孩免去，去的总是十来个中年女人。吃过晚饭，潮水刚刚退出就下了泥涂。黄昏的泥涂，分不清海与天，浮云在头上飘荡，明月时有时无，最敞亮的一个去处就是深海，那还了得！但她们每次总能拾得一箩泥螺平安而回。别无奥妙，那就是要一直喊叫；某嫂哎！哎！泥螺多勿哩！多哦！喊叫不能停息，否则要走散，走失。边喊边拾，两个小时不到就点齐人数回家了。回来途中，必然会遇到一队驾着“海踢”出海赶夜潮去的渔夫，他们要搏击浪涛兜鱼虾，比女人们辛苦多了。

俞妍

我们这幢楼，有两个单元。我们这单元因着楼下的店铺，只有四户人家。对门这家住着一对中年夫妇，因为厂区有自己企业，天天早出晚归。他的儿子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硕士。记得以前，他读慈溪中学，我每晚睡前洗漱时，总能听到他拖着步子爬楼梯的声音。楼下两户人家都和善，我家对下的两夫妻都开公交。直到去年，我才知道大姐是有名的“阿庆嫂”——模范司机，曾被市委书记表扬。这绝不是虚名，真的都是好人。她有一双儿女，儿子应该在外面读书，很少看到。女儿剪着假小子头，眼睛很大，有点像王菲。姑娘每次风风火火下楼推出电动车去遛狗的样子，总让我想起《重庆森林》中的快餐店女孩。他们对门的那户人家也挺可爱的，一对快要步入老年的夫妇，男的老像顽童，爱说冷笑话。他们只生了一个女儿，舍不得外嫁，就留在身边。现在，外孙女也有四五岁了。偶尔，在楼道里碰到，会甜甜地叫我一声大妈妈。

就这样，等他们慢慢静下来，我才渐渐混沌过去。有一晚，大概是前年吧。后半夜两三点钟，隔壁突然传来一阵哭闹。女人尖利的哭声，很清晰地穿墙过来。随之传来的还有砸东西、扭打的声音。混杂其中的男低音，虽然不是特别响，却很有力道。我坐起身，在黑暗里，静静听着，像坠入更黑暗的世界。他们大概闹了一个小时，声音才渐渐息去，可我已毫无睡意。第二天半夜老时间，他们又开始闹了。又是女人的哭声，男人低沉的骂声，又是砸东西，扭打声。第三天半夜，又来了一场……

隔壁发疯了。丈夫嘟囔着。他实在忍不住，开了窗户，对着隔壁喊道，不要吵了，还让人睡不着呀。他嗓子很哑，声音却出奇地响。我突然想笑，却笑不出来。一个家庭，连续三夜吵闹，那肯定是发生了大事。这世间，总是有太多的爱恨情仇，太多的痛苦灵魂。然后，又失眠了。脑子里开始猜测隔壁男女的种种。应该也是人到中年吧。平日里夜半醒来，总能听到他们的呼噜声。丈夫说我是猫耳朵，隔着厚墙怎么连呼噜声都能听到。但我确实听到了，那潮水一样的呼噜，一波接一波，直涌到枕边，扰得我头皮上的每根神经都拎起来。年轻人睡觉，呼吸静如婴

儿。步入中年后，突然连睡觉的鼻息声都丑陋嚣张起来，这是没办法的。那段日子，我每日在小区里碰到那些半生不熟的人，总是忍不住去琢磨是不是我家隔壁的；那位长着巴金脸的老爷爷，哎哎，不可能；那位穿着藏青风衣，黑色打底裤，一手拎佛珠一手牵狗的老妇人，也不可能；有一个满脸青春痘的阴郁男子，进出开一辆白色宝马，时常杀气腾腾地关车门——是他吗？还是那个扎着马尾辫，爱穿大嘴猴运动服，手里捏着网球拍的女人……晚上躺下后，我的猫耳朵就下意识地张开，努力搜索隔壁细微的声响。可是，他们不吵了，连关抽屉的声音也消失了。一切恢复了平静。

终于有一个周末，我在防盗窗上晒被子，见隔壁的防盗窗上有一双手在窸窸窣窣摸索。我一个激灵，身子前倾趴出去看。除了瞥见一双手，什么都没看到。那双手关节粗大，黑瘦僵硬，布满青筋，在明媚的日光下越发显得苍老，应该是六七十岁老妇人的手吧。估计是他们家的老妈。翻晒的被子却是大红色的，印着的底纹看不清楚，总之是特别喜庆的那种。这种被子除了刚结婚时睡几天，平时怎么敢铺在床上呀。难不成，隔壁住着一对年轻夫妇？

上周六，我又抱着被子在防盗窗上翻晒。日光像一盆温水浇在身

# 我们这幢楼

上，我好似打了一个寒战。拉开玻璃窗，我伸出手去，空气里像飘着细细的雨丝。我的天，这么好的日头，在下雨吗。我不由叫道。没有呀，哪里下雨了……一个声音突然响起，很近，似乎就在身边。我吓了一跳，像一个少女怀揣着心事，一下子被人看破了。我转过头去，看见隔壁的女人。我闭了闭眼，想接着话头说点什么，却一句也说不上来。那果然是个中年妇人，看上去顶多比我年轻一两岁。她穿着齐膝的短袖睡裙，光着脚站在防盗窗上，用抹布擦拭晾衣竿。她的腿很白，小腿圆滚滚的，很有力气的样子。与我一样，她也蓬头垢面，脸上却笑嘻嘻的。那张脸，一看就知道是个活得简单、没多少心事的女人。这么好的天，怎么会下雨呢……

她说道，白嫩多肉的脚在防盗窗档上轻轻挪移。我想起那一年她连着三夜又哭又闹。但怎么也没想到，第一次与她相遇，她竟然这般生气勃勃喜笑颜开，一切的一切都风轻云淡。我突然有些难过，又觉得自己很好笑。我拍打着被子，想跟她搭讪几句，却不知从何说起。随即，她忙碌完毕，爬下窗台，不见了。我也回转身，继续忙永远干不完的家务。

我换下棉拖鞋，去楼下的小超市买东西。小区里，半生不熟的人面，一个个在眼前晃动着。

我换下棉拖鞋，去楼下的小超市买东西。小区里，半生不熟的人面，一个个在眼前晃动着。



斑斓大地

周建平 摄

# 大梁坡的狗

帕蒂古丽

回到大梁坡后发现，要想在村里来去自由，得先跟村庄里的狗搞好关系。

回大梁坡村的家，路只有一条，必须从邻居家门口过，邻居家的白狗从来不去。大白狗刚生了崽子，凶得简直像一头母狼。我不认识大白狗，它也不认识我。只好来去坐车，根本不敢下地。进自己家的门，还要经过邻居家的狗认同，回乡真不容易。

怎么过大白狗这一关，三弟的说法是：把它喂熟。大白狗的窝，在我家和邻居家之间，临近我家的大门，所有来我家的客人，都要过它这道关。养熟了，等于咱家养了狗。

要想喂熟，先得从生开始，这狗根本无法近身，每次狭路相逢，即便我是坐在“铁壳子”里，它都要来咬个不停，一直咬到大门口，我没法下车，只好对着邻居家大喊：“图拉甸，挡狗！”

图拉甸用维吾尔语骂了一句，大白狗撒腿了。图拉甸大喊着：“你骂它，用维吾尔语骂它，声音要大，骂得凶一点，它就会怕你。”我一边发疯，一边用维吾尔语骂狗，狗果然低下头，不叫了，乖乖进了狗窝。

后来我发现行走在大梁坡，你得不断变换语言方式，跟村庄里的狗对话。维吾尔庄子里的狗，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通用，回族庄子的狗，只理回会回话，你可以说甘肃话、宁夏话、青海话，如果你说普通话，它立刻能辨别出你是个外来客，就不会那么客气了。

汉族庄子的狗，即便不出狗窝，也可以从来的武威口音、张掖口音、天水口音分辨出是谁来了。汉族庄子的狗，对说河南话、陕西话的人十分顺从，庄子里操这两种口音的人居多，当然它也不排

斥山东话。狗的器官很灵敏，如果你明明满口的大葱味，却说着一口甘肃话，它反而会起疑心。

现在到了大梁坡，你千万不要以为大梁坡人养狗是为了看家护院。过去大梁坡人养狗，多半是为了放羊、捕狐狸、追野兔、逮野鸡，现在狗的作用类似于石狮子，是为了迎客和装点门面。

在家里坐着，只要院子里的狗叫了，就是在给主人报信，有客人来了，赶紧出来迎客。

村庄各户人家的院子，根本用不着狗来看，田晓武家的摩托车坏在地边上，从四月扔到了八月，忙完收割，田晓武想起来摩托车还在地头，带了扳手、榔头和起子，敲打了一下，又把摩托车开回来了。

阿布麦提去了县城，家里的母牛扔在河边五六天，等他回来去河边牵牛，母牛下的牛犊都在河边欢蹦乱跳了。

玉努斯家的车没油了，扔在村道边一个礼拜，钥匙插在锁孔里，也没人去动。

村里人太太平，谁也没空惦记别人家的东西。如果有外人打村庄里任何一家的注意，村庄里的狗就闻得出来。村庄里的人听得出来，狗迎接的叫声和狗的警告、斥责声是不一样的。

现在，我不管去哪个庄子，都能变换着语言方式，跟狗准确地对话，进进出出再也不会狗冲我恶吠。邻居家的那条母狼一样的大白狗一见了我就侧着身子温柔地躺下去，亮出我，理回会回话，你可以说甘肃话、宁夏话、青海话，如果你说普通话，它立刻能辨别出你是个外来客，就不会那么客气了。

汉族庄子的狗，即便不出狗窝，也可以从来的武威口音、张掖口音、天水口音分辨出是谁来了。汉族庄子的狗，对说河南话、陕西话的人十分顺从，庄子里操这两种口音的人居多，当然它也不排

黄明辉

湖头之上  
我眺望一条巨龙  
向西，向西，挺进  
那儿曾是诗词的古驿道  
如今又一次成为诗和远方

去远方  
贺兰山只是惊鸿一瞥  
马背上的使者执节相送  
阳光也不停歇  
阿拉山口才是出发的家门  
班列像一条粗壮的手臂  
推开了世界的门  
汽笛长鸣——世界，我又来了

梦想的翅膀已很辽阔  
刚刚还在阿拉木图回望天山  
和伊犁河  
转眼十月城已一瞬而过  
波罗的海也近在咫尺  
驼铃悠然的商队该是何等的  
羡慕

那是从未到达过的远方  
很远的远方叫杜伊斯堡  
罗兹、汉堡、马德里  
激昂澎湃的班列  
载着一个伟大的梦想  
飞驰而过的路  
我们叫它——丝绸之路

□诗 歌

# 飞驰的班列

(外两首)

## 古镇晨昏

清晨，阳光宁静  
河面上的波光似乎还没醒来  
一根竹竿架在街两边的楼窗  
晾晒着属于这个古镇的往事

每一个江南古镇并无特别之处  
如果有，也就是炊烟的味道  
渗透进每一块墙砖和每一扇窗棂  
在初秋薄凉的早晨  
我闻到了这味道里的声声叹息

这太久远的梦，我无从明白  
在悠远的光影里窥视一点点历史的深情  
就像此刻，我迷路在如网交织的街  
无论多么纠缠也推不开幽闭的门  
你有你的往事，我有我的去处

一直走

总会有一些黄昏在等候  
夕光依旧静谧似睡  
后窗外，炊烟再次弥漫  
片片都是古镇的往事  
一片赠予清秋画山水烟雨  
一片留给漫雪绘银霞城郭

此刻，该告别了

这迷雾般的古镇  
而我的家乡是一个小山村  
在今夜的梦里，我愿意看见她

## 凉亭

很多年以后  
你挟裹着北方的风雪归来  
她站成苍凉的姿态  
在你必经的路口  
匆匆一瞥  
少年的行囊是决绝的脚步  
去路的迷茫，离别的愁绪  
在篱笆墙内徘徊

长亭外，桂花飘落一地  
古道尽头，有云雾在风中弥漫

从此，她  
坚石一般默默地等待  
夕阳一般遥遥地注目  
哪怕倾覆也要留下你熟悉的脚

让墙脚的青苔长成回家的方向  
在江南的烟雨里  
在映山红开满山坡的每一个季节

在候鸟的每一声啼鸣在山谷回荡时  
她问蔓藤，问行人，问远山  
异乡可有光荣的华彩摇曳  
异乡可有屈辱的黯淡聚散  
异乡可有乡愁

何处是归程  
来吧  
孤独忧伤流浪的灵魂  
收起你的雨伞和岁月的料峭  
在她的怀抱里  
你只是一个安静的孩子